

委婉语与跨文化语境顺应

单 敏

(湘潭大学 大学英语教学部, 湖南 湘潭 411105)

摘 要: 在跨文化语境下, 委婉语的使用与理解受到文化差异的制约。西方的未来取向与中国的过去取向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心理, 相同的事物被赋予不同的含义以及迥异的委婉表达; 相应时代与社会的规约促使交际者在即时语境中选择不同的委婉语; 由于基督教的影响, 英语中有多达百余种关于死亡的委婉语, 而汉语中的死亡委婉语则受到道教与佛教的影响; 封建制度所导致的中国文化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与西方倡导的自由平等观念在名讳、疾病与死亡、职业委婉语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交际者在跨文化语境下应正确理解并恰当适时使用委婉语, 动态地顺应交际语境、语言语境与文化语境, 促使交际顺利进行。

关 键 词: 委婉语; 跨文化交际; 语境; 顺应理论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2013(2010)03-0095-05

Euphemism and the adaptation to intercultural context

SHAN Min

(English Teaching Department,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411105, China)

Abstract: In intercultural context, the usage and understanding of euphemism are influenced by cultural differences. The future-oriented western society and the past-oriented Chinese society have different cultural psychologies, thus different euphemistic expressions are used to refer to the same thing. Regulations and customs in different age and different society determine that the communicators should choose appropriate euphemisms to adapt to the immediate context. Hundreds of death euphemisms in English show the profound influence of Christianity on culture while many death euphemisms in Chinese are closed related to Taoism and Buddhism. More than two thousand years of feudalism leads to a strong sense of hierarchy of Chinese while the idea of freedom and equality is deeply rooted in westerners' minds. All these cultural differences are vividly shown in the different euphemistic expressions of name, disease, death, career and so on. Based on the adaptation theory,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the communicators use euphemisms properly to adapt themselves to the cultural context, communicative context and linguistic context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thus facilitate the communication.

Key words: euphemism;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ntext; adaptation theory

一、委婉语研究及其不足述评

英语中 euphemism 又称为 sweet talk, gilded words 或 cosmetic words。Webster's New Collegiate Dictionary 对委婉语的解释为 "Substitution of an agreeable or inoffensive expression for one that may offend or suggest unpleasant." (使用一个令人愉快的或无害的表达方式代替一个有可能冒犯他人的或令人不快的表达方式)汉语也称委婉为婉转、婉曲,

收稿日期: 2010-04-25

基金项目: 湖南省教育厅资助项目 (07C789)

作者简介: 单 敏(1977—), 女, 湖南长沙人, 讲师, 硕士, 研究方向: 跨文化交际学、语用学、文化教学。

汉语《辞海》对“婉转”所下的定义是“修辞辞格之一, 不直言本意而用委婉含蓄的话来烘托暗示”。

作为人类共同的文化结晶, 英语与汉语中的委婉语有着诸多相似之处, 但因两种语言的文化差异, 又存在很多相异之处。在跨文化交际语境中, 交际者常常因为不能理解对方的委婉表达, 或是因为错误地使用或未使用委婉语, 而造成尴尬、冲突甚至交际失败。

纵观近20年来学界对委婉语的研究, 有以下三个趋势: 1) 多以汉英对比研究方法为主。众多期刊杂志刊发的一系列有关委婉语的文章已经从定义、形式、根源、构成、分类、用法、功能等方面对英

语委婉语与汉语委婉语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对比研究; 2) 从单一的修辞学研究转向多学科、多层面的交叉性研究。语言学、社会学、认知学、心理学及交叉学科的理论发展为委婉语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又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束定芳, 徐海铭, 田九胜, 郑桃云等依据Grice的会话含义理论、Leech的礼貌原则以及Brown & Levinson的面子理论提出了制约委婉语的原则^[1-4]; 谌莉文^[5-6]于2006年与2007年分别从概念整合理论与空间映射理论角度探讨了委婉语在线解读的工作过程与汉英委婉语内在认知机制。基于Sperber & Wilson的关联理论与Jef Verschueren的语言顺应理论, 杨平^[7]等提出了关联—顺应模式, 阐明话语交际是在顺应关联的基础上进行的明示—推理的过程。这一模式被徐湘平^[8], 陈敏^[9]等用来分析委婉语的选择与理解; 3) 从静态研究逐渐走向动态研究。比利时语用学专家耶夫·维索尔伦(Jef Verschueren)提出了顺应理论, 指出语言选择是一个动态顺应语境的过程。这样一种动态的语境观为委婉语的研究开辟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孙锐^[10]探讨了委婉语对语境各个方面的顺应, 朱月娥, 周静^[11]用例证分析了语境对委婉语的选择和理解的制约性。

遗憾的是, 诸多的研究极少关注跨文化语境下委婉语的实际使用机制, 也未能涉及推动委婉语适时恰当的使用与正确理解背后的深层文化因素。笔者拟以顺应论为理论依据, 分析跨文化语境的构成与特征, 揭示在跨文化语境下委婉语的选择与解读也是动态顺应语境各个层面的过程。

二、跨文化交际语境及其构成

跨文化交际语境由交际语境、语言语境和文化语境构成^[12]。

交际语境又分为语言使用者, 心理世界(又叫做心智世界), 社交世界和物理世界^[13]⁷⁶。交际语境中的心理世界主要涉及交际者的性格、情感、信念、意图等心理因素。说话人选择语言的过程正是顺应自己和听话人心理世界的一个动态过程。社交世界指社交场合、社会环境中规范交际者言语行为的原则和准则, 交际者的言语行为受到社会和文化规范的制约。物理世界主要包括时间和空间的指示关

系。就时间而言, 它包括事件时间、说话时间和指称时间。语言语境即通常所说的上下文, 它包括了篇内衔接、篇际制约与线系序列。文化语境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层, 文化产品, 包括语言文字、艺术、社会机构与赋有文化特征的人工制品等; 第二层, 文化习俗与行为; 第三层, 核心价值观与文化心理。

交际语境、语言语境与文化语境并不是各自孤立存在的, 相反, 三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一, 交际者作为主体, 在整个交际语境中处于核心地位。“物理世界、社交世界和心智世界的各个方面要经由语言使用者认知过程的激活, 才能开始在语言使用中发挥作用”^[13]⁸⁷⁻⁸⁸, ^[14]⁴⁰¹。同时, 交际者也是文化的承载者和语言的使用者。其二,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 是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语言反映一个民族的特征, 表达、体现和象征着文化现实。文化塑造语言, 文化的变化也影响和制约着语言的发展。其三, 文化浸润于语境的其他各个层面。心理世界、社交世界等等无不打上了文化的烙印。

维索尔伦认为, 使用语言就是不断地做出“语言选择”, 而语言选择具备三个特性: 变异性(variability), 协商性(negotiability)和顺应性(adaptability)。语言的变异性是指“语言具有一系列可供选择的可能性”; 语言的协商性指“选择不是按机械的方式或按严格的规则或形式—功能间的固定关系做出的, 而是根据具有高度灵活性的原则和策略做出的”。顺应性则指“人们能从一系列范围不定的可能性中进行可协商的语言选择, 以便逼近交际需要达到的满意点”^[13]⁵⁸⁻⁶³, ^[14]⁶⁹⁻⁷³。在一系列可供选择的语言里, 交际者选择使用委婉语, 以便顺应自己或交际方的心理世界、社交世界与物理世界, 从而达到预定的交际目的。

三、委婉语在跨文化交际语境中的顺应

在跨文化交际行为中, 作为跨文化交际主体的“文化人”不时地以语境为参照系, 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激活相关的语境要素, 选择适应自己或交际方文化身份与心理的语言, 构建意义, 交流信息, 推动交际的线形发展。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 文化差异对委婉语的使用与理解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交

际者在跨文化交际中使用和理解委婉语时要顺应自己和交际方的文化心理、社会习俗、宗教信仰与价值观念。

1. 顺应交际者的文化心理

无论交际者来自何种文化,都会寻求情感的快乐,避免感情的伤害,在交际中都会避凶求吉,避俗求雅,避短扬长,于是在各种不同文化中都涌现出众多忌讳老、病、死等令人不愉快事物的委婉语,以及关于性、怀孕、身体器官、排泄等不雅之物的委婉语。但不同的文化对相同事物赋予了不同的含义,因而也会导致不同的心理。比如西方人着眼于未来(future-oriented),崇尚独立与自由,他们认为年老意味着精力不足,体衰无用,是社会的负担,因而忌讳谈论自己的年龄,在英语中存在着许多关于“老”的委婉语,如:高龄被称之为golden age, sunset years, venerable age, seasoned, well-preserved, long-lived, mature, the third age等;老年人被称为the aged, senior citizen, the advanced in age, second childhood, an elder statesman, a distinguished gentleman养老院成了home for adults, rest room, nursing house;而老人区则是an adult community。与之相反,中国是一个以过去取向(past-oriented)为主的社会,与之相连的是人们崇拜祖宗,敬老尊师,重经验,重年龄,因为这些方面都与“过去”相关^[15]。“长幼有序”、“长尊幼卑”的传统观念影响至今,认为年老是阅历、智慧、知识、权力的象征,于是有诸如“老当益壮”、“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等褒扬的词句;晚年、暮年、暮景、暮齿、暮龄、高年、桑榆等等委婉语。称呼比自己年长或地位较高的人时,往往在姓氏或职称前加一个“老”字,如老李、老张;老总、老板、老先生等,以表示尊敬与礼貌。

2. 顺应当时的社会习俗

社会习俗是指历代相习、积久而成的风尚、礼节、习惯的总和,它具有相当大的稳定性,因而才能代代相传。但社会习俗绝非静止不动,它与文化或语言一样,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随着国际交流的加强,东西方文化的融合,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习俗也随之不断更迭。

过去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人们普遍忌讳直接

谈论性与怀孕等比较隐私之事,因而出现了众多相关的委婉语。日本学者国弘正雄^[16]曾列出英语语言中“她怀孕了”一句在不同年代的不同表达法:① She has canceled all her social engagements.(1856); ② She is in an interesting condition.(1880); ③ She is in a delicate condition.(1895); ④ She is knitting little booties.(1910); ⑤ She is in the family way.(1920); ⑥ She is expecting.(1935); ⑦ She is pregnant.(1936)。汉语中也有相当多的关于怀孕的委婉表达:有喜、怀喜、遇喜、进门喜等等。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怀孕这个字眼已经不再是禁忌了。

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要顺应相应时代与社会的规约习俗以及所处的即时语境,选择恰当的表达方式,避免引起交际方的反感与尴尬。如在影片《似是故人来》里几次提及性,Jack曾用“I just don't remember how I was with you.”来掩饰自己与Laurel在一起时的紧张。而Laurel在法庭里力证Jack并非其本人,使用“And after that, when we were together in a private way I knew it wasn't Jack.”委婉地表明自己知晓这个人并非她真正的丈夫。Laurel在烟草种植地上劳作时昏倒了,之后医生与Jack夫妇之间有这样一段对话:

“Doctor: I said to use the fertilizer in the field, Jack.

Jack: When is it coming?

Laurel: September, August maybe.

Jack: Don't tell me you haven't known about this for some time, missy.”

医生没有直接明说Laurel怀孕了,而是用“to use the fertilizer in the field”委婉地戏谑了Jack一番,不仅顺应了即时物理语境——当时整个村庄正忙于烟草的种植,也顺应了整个影片所处的背景——19世纪美国南北战争时期。而Jack则用it替代生孩子, this 替代怀孕之事,无不符合当时的社会风俗。在欣赏影片时,观众要结合故事的背景,顺应片中的情境,才能正确理解影片。

3. 顺应交际者的宗教信仰

西方人普遍信仰基督教,认为死并无高低贵贱之分。基督教义的死亡有两种,一种是上天堂,一种是下地狱。信教者得救,不信者无救。英语多达

百余种关于死的委婉语,绝大部分都来自于《圣经》,如: to hand in one's accounts, to be sent to one's account, to go the way of all flesh, to return to dust or earth, to answer the final summons, to go to heaven or paradise, to go to one's last home, to be promoted to glory, to be with God, to be called to God, to be asleep in the arms of God or in Jesus, to rest in peace, to have one's name inscribed in the Book of Life, the last judgment 等。中国没有统一的宗教,但有一些源于宗教的关于死亡的委婉表达,如: 别驾、遁化、归道山、物化、隐化、驾鹤西游、化鹤、骑鹤、仙游、登仙来自道教; 迁化、迁神、示化、圆寂、入寂、舍生、归净土、归真、坐化、涅槃、归寂、灭度、顺世源于佛教。宗教的多元化与多数人的不信教,使得宗教对汉语的影响力远远不及基督教对英语的影响力。

4. 顺应交际者的核心价值观念

封建制度在中国延续长达几千年,《管子·五辅》曰:“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序,贫富有序,凡此八者,礼之经也。”儒家鼓吹的理想封建社会秩序是贵贱、尊卑、长幼、亲疏有别,要求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符合他们在家族内的身份和社会、政治地位,不同的身份有不同的行为规范。等级观念在汉语中根深蒂固,影响深远。与之相对,西方人崇尚民主、自由与平等。1787年的美国宪法,最先承认了自由、平等为基本人权,20世纪60年代相继兴起的黑人运动、民权运动、女权运动,进一步将平等观念深植人心。这种文化价值观的差异也表现在委婉语的使用上。

在中国古代,对皇帝和尊长是不能直呼其名或直书其名的,于是出现了众多对人名、地名与事物名称避讳的委婉语。如司马迁因其父名谈,将所写鸿篇巨著《史记》中“张孟谈”改作“张孟同”,将“赵谈”委婉地称作“同子”。随着封建制度的解体,人们的思想越来越开放,名讳也逐渐地减少了,但“卑己尊人”的称呼依然数见不鲜,尤其多见于书面语与正式场合:如自谦语“小女”、“犬子”、“寒舍”、“拙作”和尊他语“阁下”、“令尊”、“大驾”、“贵校”、“贵庚”等等。

英语中的名讳主要源于宗教,其数量相对而言

少得多。《圣经》中有“十诫”,其中明文规定:不可妄称耶和華上帝的名字;妄称上帝者,耶和華必以他为有罪。对上帝的敬畏表现于英语语言众多对God的婉称,如 the Creator, the Maker, the Supreme (Being), Holy One, the Almighty, the Eternal, the Savior, King of Kings, Lord of lords, the Light of the World, Sovereign of the Universe, Our Father, Deity, Infinite, Lord, Big Guy 等等。对恶魔的畏惧也使得人们在不得不提及及时选择使用委婉语。如《哈里·波特》中,伏地魔是魔法界最邪恶的黑巫师,大多数人不敢直呼其名,用 You-Know-Who、He Who Must Not Be Named 或 The Dark Lord 来称呼,惟恐“Speak of the devil and he comes”。

汉语中关于疾病和死亡的委婉语也打上了等级观念的烙印。对不同的对象有不同表示疾病的说法。《何注》云:天子有疾称不豫,诸侯称负兹,大夫称犬马,士称负薪。对不同地位的人有不同的表示死的委婉语。《礼记·曲礼下》云:“天子死曰崩,诸侯死曰薨,大夫死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古人把帝王、天子之死称为崩、上崩、山陵崩、驾崩、晏驾、宫车晏驾、万岁后、宾天、弃天下、千秋万岁、升遐、登遐、大行等;兰摧玉折用于贤人;玉楼赴召用于文人;而命归黄泉、撒手人寰则用于平民百姓;香消玉殒、珠沉璧碎、葬玉埋香、倩女离魂用于美女;英勇就义、壮烈牺牲、为国捐躯、以身许国用于英雄;完蛋、翘辫子、见阎王、回老家、下地狱、一命呜呼用于坏人。老者死亡称为寿终、谢世;中年死亡称为早逝;少年死亡称为夭折;妻子之死为断弦等等。

平等观念也反映在对各种职业的委婉称呼上。如理发师(hair dresser)被称之为 beautician 或 hair stylist 或 cosmologist (美容师)、清洁工(dustman)成了 sanitary engineer 或 disposal officer、擦鞋工成了 footwear maintenance engineer (鞋革化保养工程师),汽车修理工被拔高为 automobile engineer,管道工是 pipe engineer、屠夫(butcher)摇身一变成为 meat technologist (肉类技术专家)、殡葬化装师被美化为 derma surgeon、焚尸工(undertaker)美其名曰 mortician、园丁(gardener)成了 landscape architect、在餐厅洗碗碟的人(dishwasher)成了 bubble dancer、

妓女(whore)摇身变成 pavement princess、家庭主妇被美称为 domestic engineer(室内工程师)或 house executive(家庭行政人员)等等。给这些被认为不那么体面的职业冠上一个颇显重要冠冕堂皇的名字,虽不能从实质上改变平民百姓的生活,却多少为他们挣得一些脸面,减少了尴尬难堪。与英语相似,汉语中也有一些职业委婉语。如出家人指和尚,白衣天使指护士,大师傅指厨师,或是干脆用美女、帅哥称呼餐厅的服务员等等。但与英语不同的是,汉语中职业委婉语的数量屈指可数,其中还有不少是源于英语,比如:蓝领(blue-collar)和白领(white-collar)分指从事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公司职员、美容美发师代替了理发师。

诚如Hugh Rawson所言:“委婉语是如此深入广泛地根植于我们的语言生活中,以致无人可过完一天而不用委婉语,即使那些自诩只用平实言语的人也不例外”^[17]。无论是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经济领域乃至政治舞台上,委婉语都处可见。我们可以从语言教材与语言课堂教学入手,对委婉语教学给予重视。在诸如英语视听说、跨文化交际等课程的教材中,适量地添加委婉语相关知识;在英语教学过程中,教师多引导学生留意所学语言所承载的文化价值观,多了解外语和本族语人民的文化心理、社会习俗、宗教信仰以及核心价值观念,多掌握些委婉表达法;语言学习者在课堂学习或自主学习中有意识地积累有关委婉语的知识。这些措施无疑能极大地提高英语学习者的跨文化意识以及实际应用语言的能力。

参考文献:

[1] 束定芳. 委婉语新探[J]. 外国语,1989(3): 28-34.

- [2] 徐海铭. 委婉语的语用学研究[J]. 外语研究,1996(3): 21-24.
- [3] 田九胜. 委婉语的语用分析[J]. 福建外语,2001(2): 18-21.
- [4] 郑桃云. 英语策略委婉语得体性的语用研究[J]. 湖北师范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2(9): 123-125.
- [5] 谌莉文. 委婉语在线理解中的概念整合——以篇章委婉语为例[J]. 探索与争鸣(理论月刊), 2006(12): 118-121.
- [6] 谌莉文. 汉英委婉语跨空间映射认知对比考察[J]. 外语教学, 2007(28): 39-43.
- [7] 杨平. 关联—顺应模式[J]. 外国语, 2001(6): 21-28.
- [8] 徐湘平. 关联—顺应模式与跨文化交际中的委婉语解读[J]. 南华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7(8): 108-110.
- [9] 陈敏. 关联—顺应视角下的委婉语[J]. 四川理工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8, 23(5): 98-100.
- [10] 孙锐. 英语委婉语的顺应性动态研究[J]. 安徽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8, 25(1): 96-97.
- [11] 朱月娥, 周静. 论委婉语的语境顺应[J].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8, 9(2): 107-108.
- [12] 单敏. 跨文化语境要素及其在交际中的运作过程[J].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5(6): 87-90.
- [13] Verschueren J. Understanding Pragmatics[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Edward Arnold (Publishers) Limited, 2000: 76; 58-63; 87-88.
- [14] 耶夫·维索尔伦. 语用学诠释[M]. 钱贯连, 霍永寿, 译.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3: 69-73; 401.
- [15] 贾玉新. 跨文化交流学[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7: 70.
- [16] 齐德峰. 英语委婉语的语言特点及文化内涵[J]. 山东社会科学, 1999(2): 83-86.
- [17] Hugh Rawson. A Dictionary of Euphemisms and Other Doubletalk[M]. New York: New York Crown Publishers, 1981: 36.

责任编辑: 黄燕妮